

中國工農
書叢藝文

莎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蕪
著

他回來了

集康其獨

他回来了

集康中嘉其獨

著 蕪 莎



行 刊 司 公 誌 雜 海 上

序

剿匪反霸這一轟轟烈烈的羣衆鬥爭，目前正在華中廣大農村中普遍開展起來，它像一把巨火到處燃燒着：燒紅了無數灣子、村莊，燒紅了萬里江河、田野；照亮了久久被災難壓得透不過氣來的農民的心，也給千百萬貧苦農民帶來了溫暖……

而在這一偉大的羣衆運動中，我們的貧苦農民們更以他們英勇的鬥爭，創造出無數動人的故事。他們需要我們文藝工作者去表現它，他們要求着我們文藝工作者去描寫它。而這偉大現實鬥爭的生活，不也正是我們文藝工作者應去刻畫和反映的嗎？

我就是抱着這樣一顆熱切的心，到武昌一區參加了兩個月的剿匪反霸工作。在這火熱的現實鬥爭中，我想去鍛鍊自己的思想，我想去豐富自己創作的的生活；並因此而能多多寫出來一些真正反映農民鬥爭的有血有肉的作品。

在鄉下生活的那些日子裏，我是永遠的不會忘記呵！我和淳樸的農民們朝夕相處在一

起，我結識了不少真摯的農民朋友；從他們中間我了解了不少創作材料，也聽他們給我講述了許多剿匪反霸的生動故事。而這些材料和故事便構成了我寫『槍』和『他回來了』兩劇的重要素材。

記得那是我的親愛的朋友們每當一宵完夜（吃過晚飯）的時候，便和我羣集一起，坐於月夜的草地上，講述起匪霸害人的實話來（他們把附近幾十里灣子發生的真實故事叫做實話）。這些實話中大多是講述匪霸如何結合殺害羣衆積極份子，和我人民政府工作幹部。一個農民朋友向我這樣說：『你想：惡霸先前都是享福作樂，萬貫家產，伸手水來，張口飯來，一直是騎在咱窮人的脖子上。這會一下子要把他打倒，分他，鬥他，他怎會甘心？他怎不和匪一家反手殺害咱窮人呢？他是賊人眼紅、仇上加仇呀……還有，咱不少窮弟兄有的就被他們逼上山去當土匪，反過來殺害自己的親人。唉……』另一個五十多歲的老朋友和我說：『霸和咱窮人就是爭的一棵槍，槍就是命！你要是讓霸有了槍，他就拿上槍殺咱們；你要是咱們有了槍，就能拿起來滅盡匪霸過太平日子。唉！匪霸一家，匪是手子（霸的武裝）霸是主心骨（爲匪供給槍枝彈藥，和爲匪出主張）。反正他們是兩棵樹杈

一條根，跟咱們窮人反對到底……」

我的親愛的朋友們給我講述的實話，這不正是目前華中農村尖銳的階級鬥爭嗎？這不正是我們在文藝上需要大大描寫和反映的嗎？於是這些實話的故事和人物，便在我的腦子中不時的出現和浮動着……我，再也壓抑不住我這種炙烈的情感，我開始動筆了，我寫了『他回來了』和『槍』。

當寫這兩個劇本的時候，我正住在武昌的一個小灣子——五里墩。這是一個三面臨湖、一面着陸的十多戶人家的小灣子。環境非常幽靜，每夜『梆梆』敲漁船捕魚的聲音，爲我們寫作奏着伴奏曲，確是一個創作的福地。但這時却又鬧起了土匪，以致我澈夜難眠，持槍巡夜。因我住的灣子湖對岸就是藏匪的大花嶺，并且聽說我們的工作幹部又有被匪霸殺害的！這種階級仇恨的烈火在我心中燒起來了，它加深了我劇本寫作的深沉感情，我的劇本反因此而寫的更迅速和順利了。劇本是寫好了；然我的心情却依然是那樣深沉。……

在華中的農村，農民一面在對匪霸進行着巨烈的鬥爭，匪霸却也在一面明裏暗裏使用各種辦法向農民進行着頑抗。這種複雜的階級鬥爭，在我的兩個劇本中只不過是反映了極

小的一個橫斷面，當然它也就只能是浩大的生活海中之一滴了。假如讀者能夠從我的劇本中嗅到一點農村裏剿匪反霸生活的氣息的話，那我已是萬幸了。

最後，我必須着重的說一句：我出版這兩個劇本的另一目的是想以它作為對我鄉下一些農民朋友們鬥爭的獻禮，並以此來向我們被匪霸殺害的羣衆鬥爭的領袖和人民英雄們致以沉痛的哀悼，及謹祈他們永垂不朽！

莎蘇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於漢口。

目錄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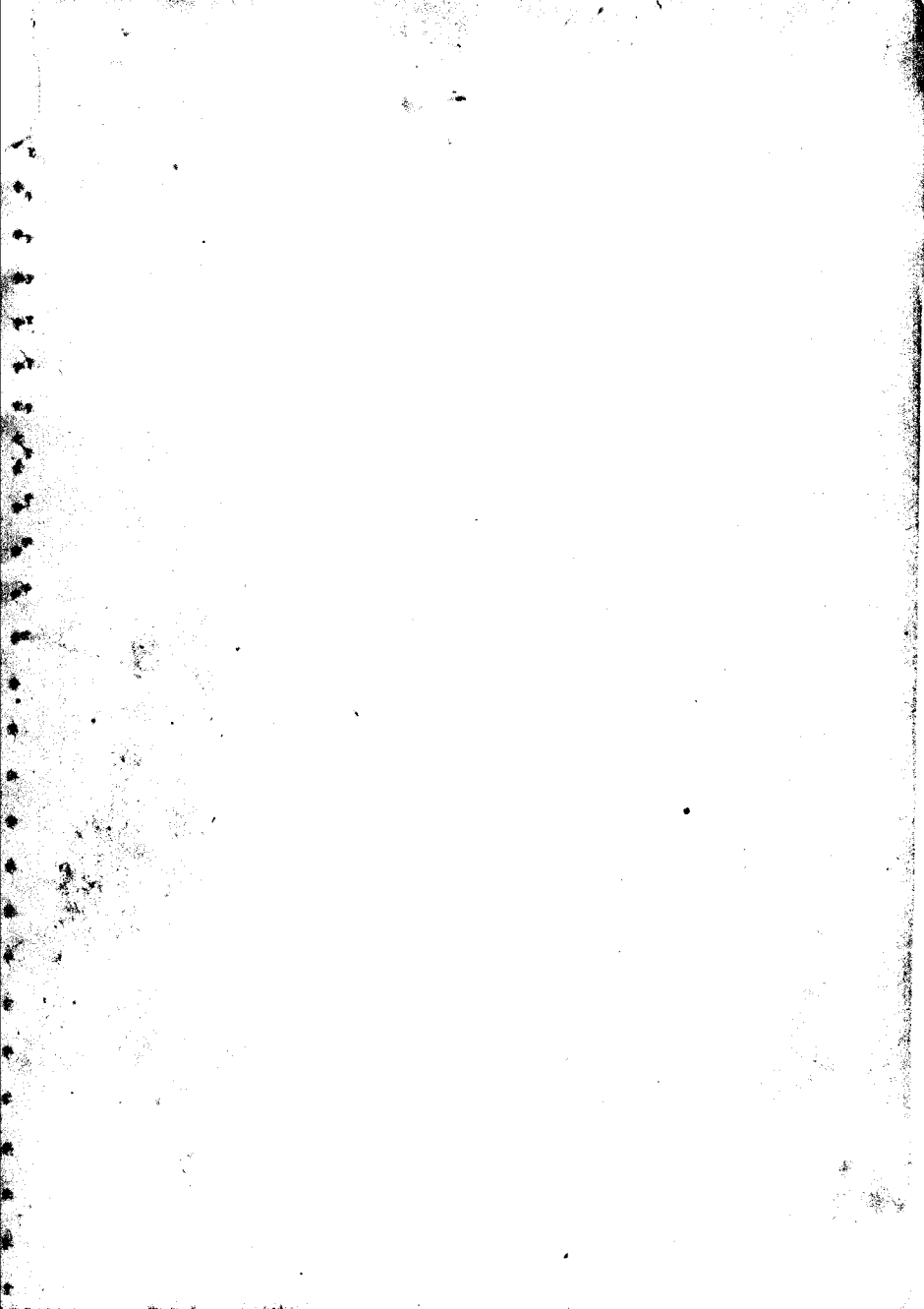
他同來了

權

三

一

他回來了（獨幕劇）



時期：一九四九年冬。

地點：華中解放區某縣胡家村。

人物：血算盤：三十餘歲，土匪，兇狠、惡毒。他過去是胡家村惡霸地主胡老虎的賬房先生，最會算計窮人，幫助胡老虎榨乾了千萬窮人的血，故全村人都叫他『血算盤』，誰也不知他的真名叫什麼。如今羣衆翻了身，清算鬥爭了惡霸地主胡老虎，胡老虎便扯了竿子當土匪，他又跟胡老虎當匪殺害窮人。

石成：二十九歲，誠實的農民，被胡老虎強迫當了土匪。

石父：五十歲，耿直、忠厚的翻身農民，石成的父親。

石妻：二十一歲，熱情、開朗的農村婦女，石成之妻。

張區長：三十五歲，我人民政府區長。

佈景

石成的家中。這是清算鬥爭後分得胡老虎的房子。室內粉牆，整潔、爽亮。房正中放一八仙桌子，桌子兩邊各有太師椅一張。桌上放茶壺、茶碗……等物。房左側放一紅漆大木櫃，房門開在屋子右牆正中，窗子則開在八仙桌頂……牆左側開一門通內室。

啓幕：初冬的夜晚，外面刮着簌簌的寒風。一輪明月照射在窗上，遠遠傳來幾聲狗吠聲。

少頃，窗外一人影移動，接着似是一股寒風驟然吹來，窗戶突大開，人影隱沒，一塊土塊從窗口拋進來。房中寂靜無聲。一忽，那人影從窗口『撲通』一聲跳進屋來，急關上窗戶。舞台燈光由暗轉亮。觀眾可以看見這人影就是土匪血算盤；他上身套着一件半舊的蔣匪軍單軍裝，下身則着普通深藍色的棉褲，打一付灰綁腿，腿上插着一把木柄尖刀子，腰中扎一大紅巾，手中持一六輪手槍。他長的粗而黑，滿臉鬍子槎，一雙賊眼睛滴溜溜的閃光，他跳進房中四處搜索，沒發現什麼，這時窗外又傳來狗吠聲他急掀開櫃蓋鑽入櫃中。

窗上，此時又一人影移動，突一聲尖銳的狗叫聲，窗戶猛又大開，人影急跳入房

內，由於太倉慌，他把桌上的茶杯碰到地下，噹啣作響。他向屋中四處探望，又推開內室門向內張望，房中的一切在他看來都似乎感到生疏，他忙又脫下了套在身上的破雨衣，放於桌上，從內衣口袋中掏出一封信來，他在燈下詳細看着……這人影即是石成。

石成（看着信又向四處看了一下）是這個房子呀？信上明明寫着住在胡老虎村東的三套院獨房間，這那兒會錯呀？……（他將信裝入脫下的破雨衣口袋內，而後走向內室門，又推開向內一看）人上那兒去了？（一聞）呵？好一股肉香！（急入內室）噲？鍋裏燉着一隻大肥鷄，真是瞎子掉到銀窖裏了，別看人瞎倒趕上了個好時氣。兩月都沒聞到腥味，今個可該開開葷了！（他邊說着，一手扯拉着一條鷄腿吃着走出來）

【窗外忽狗吠聲緊。】

石（忙四處躲，躲到桌下）

【窗外有人跑聲。】

人聲甲 咳！丫頭崽子，跑那麼快幹啥呀？小心摔個大跟斗，絆掉門牙，趕明尋不了好婆

家啦！

人聲乙 鉄栓嫂，看你盡愛尋開心！

人聲甲 死丫頭，說正經的你跑那麼快倒是幹啥呀？

人聲乙 不是聽說張區長今晚在咱村開什麼自衛隊成立大會，我趕着去參加呢！

人聲甲 人家會都快散了，趕去抓個會尾巴有啥勁頭？再說丫頭子開了會人家也不要你參

加呀！脊樑後『不來』（搖動）個『蒜串子』（辮子）還打得了個土匪！

人聲乙 人家不跟你說了，看，再說會兒，參加會就更趕趟了！

【人聲，腳步聲漸遠，狗又吠起來。】

【石從桌下艱難的鑽出來，感到這下邊藏着太不保險了，慌張地四處看，發現了那口大紅櫃子，他急一掀起櫃蓋，背着身『哎呀』一聲倒了進去。他剛蓋上櫃蓋，與他『哎呀』同時，只聽見櫃中也『哎呀』大叫了一聲，他大驚。】

血算盤 誰！

石 誰！

【只見櫃蓋亂動，石成頂開了櫃蓋，急站起來。血算盤也突立起來，二人均沾了一身一臉白麵，像兩個雪人，原來這是一個麵櫃。】

血（以槍對石）別動！

石（詳細一看，看出是血算盤）呵？你是血算盤？看你這一身白，可真成了個麵算盤了！哈哈！你怎麼也到這裏來了？

【說着忙動手給血打身上的麵。】

血（厲聲地）別動！

石（笑）哈哈！你叫麵瞎瞎眼子？不認得我是石成了嗎？

血別動！石成，哼哼！知道你是石成，也知道你向胡三爺請了假今夜回家來的。哈哈！

（一聲猶笑，使人發抖）你知道我是來幹啥的吧？嗯？——

石我，不知道！

血不知道？那我就告訴你，我是來保護你的，給你當了一名不領餉的馬弁！

石呃？你……

血 我——哈，哈！就是這麼來的，你給我站出去！

石 呃？……

血 （高聲地以槍逼石）聽見了嗎？我命令你站出去！

石 ……（站出麵櫃，滿身向下掉麵）你，血算盤，你，你又想怎麼算計我！

血 你想知道嗎？好！我正要告訴你呢！你爹在清算鬥爭胡老虎——呵！胡三爺的時候，聽說可是個首腦人物、積極份子，分下了胡三爺不老少生產上用的東西，又搬到胡三爺的房子來住。哼！真也夠你們這個。（指房中的東西）看，滿屋的東西，真夠你們這套上千斤碾子碾不出二兩油來的戶稱心了吧？你們要過舒服日子，三爺可倒鑽到山洞裏受罪了！

石 這事，我，我那知道，我還不也跟你一道給胡三爺逼着幹事的嗎？

血 呵？逼着？……

石 （忙改口）不，不逼着，是，自個幹的！

血 哼！所以你想跑回家享福不幹了？

石 沒有不幹，今夜這不是胡三爺准了我的假回家來的嗎？明天我還是回青竹山去呀！

血 還回去？不用回去了！如今你翻身了，家裏又有美貌佳人，放着好日子不過還回青竹山當土匪受罪幹啥？你該領着指揮部去剿山了！

石 血算盤你別開心了，我那能有那份反心？

血 沒反心？哼！你別拿旁人當地瓜，你爹寫給你的兩封信，還有指揮部王連長寫的信，叫你回家過好日子……胡三爺都見着了，今夜放你回來就是試試你的心。你要好好的回去，沒事，不回去（加重）我就送你上望鄉台！給你說實了吧！今夜胡三爺是派我到胡家村來暗殺張區長，順便監視你。

石 呵？……

血（話轉了一點）石成，你不是說你給胡三爺辦事沒有反心嗎？好！今夜暗殺張區長你也要出點力了！

石 兔子還不吃窩邊草呢！誰都知道我叫石成，人實誠，我可不能在自個地面上幹殺人的事！

血（狡險）呵？——哈，哈！你實誠，實誠人還當土匪？

石 那還不是你們逼——

血（狠狠地）什麼？呃？

石 ……………

血 你別他媽嘴裏阿彌陀佛直唸經，手裏殺人的刀子流鮮血，裝那份假善人；告訴你：今夜，你幹也得幹，不幹也得幹，你就是塊鋼我也要把你化成水，你就是鉄我也要把你揉成麵！（說着，從腿上拔下那把尖刀來，狠命向桌上一扔，那刀『嗖』的一聲，便刀尖向下，直立於桌上）

石（望着插於桌上的尖刀，渾身發顫）這……

血 看見了嗎？（指桌上之刀）那玩藝交你，告訴你，那玩藝可是有幾天沒開葷了！

石 這，我，我可幹不了！

血 什麼？幹不了？胡三爺山上的章程，你可知道。不幹，小心你一家人的腦袋！

石 我求求你，我實在，我……